

孫立人軼聞錄

●王善初

陸總司令二星上將

抗日名將孫立人以九二高齡辭世，結束了他傳奇的一生，也留下一段難解真相的政治秘辛。

孫立人於民國四十（一九五二）年在陸軍總司令任內，晉升為二級上將，但他肩上市掛兩顆星，他說第三顆星要到反攻大陸後才戴上。不料後來牽扯一場「政變陰謀」，使他輝煌的軍人事業譜上休止符。變成半個階下囚（軟禁），歲月蹉跎，反攻幻滅，他的第三顆星始終擺在口袋裡，至死未掛，英雄悲白髮，留下終生遺憾。

孫立人於民國卅八年九月，由東北剿共總部副總司令調任陸軍訓練司令復兼台灣防衛司令，當時台灣民生凋敝，風雨飄搖，他手下只有幾團老弱殘兵，談不上防衛台灣。直到卅八年冬天大陸撤守，剩餘國軍陸續撤來，才算有了像樣的部隊。他深知戰力源於訓練，訓練胥賴幹部，乃在鳳山創辦第四軍官訓練班，培植基層幹部，以備整軍經武。民國三十九年他奉調為陸軍總司令，積極整軍建軍，同時逐漸顯露他軍事統御的個人風格，率真而不妥協，隨和中有剛毅，親切中有

獨斷。

當時他堅持反攻大陸，必整軍建軍努力不懈。他有名言：「進攻是一樁冒險的事，但我們非作此冒險不可，我們在這裡除了這個還有什麼？」所以他當時是主戰派的中流砥柱。

以一位矢志匡復的人物，竟涉及「叛亂」，令人匪夷所思。不過，考量當時的環境背景，其實不是真的叛亂，臥榻之旁不容他人酣睡罷了。

巴頓將軍親為駕車

孫立人出身美國維吉尼亞軍校並非黃埔嫡系的「天子門生」，而他又受的西方教育，練軍領軍別樹一格，看在黃埔將領的眼中，簡直是離經叛道。所以他自抗戰勝利後，剿共期間，無論擔任什麼職務，都與長官、同僚無法協調，其中固由於他本人的恃才傲物，狂狷不群，別人以異樣眼光看他，自是重要原因之一。

據說蔣介石總統對孫立人始終信任，愛護有加。因孫無法見容於黃埔系，特把他調離戰場，來台督練新軍。當時台灣是唯一的淨土，又是蔣介石心目中的「中興基地」，蔣總統派他看守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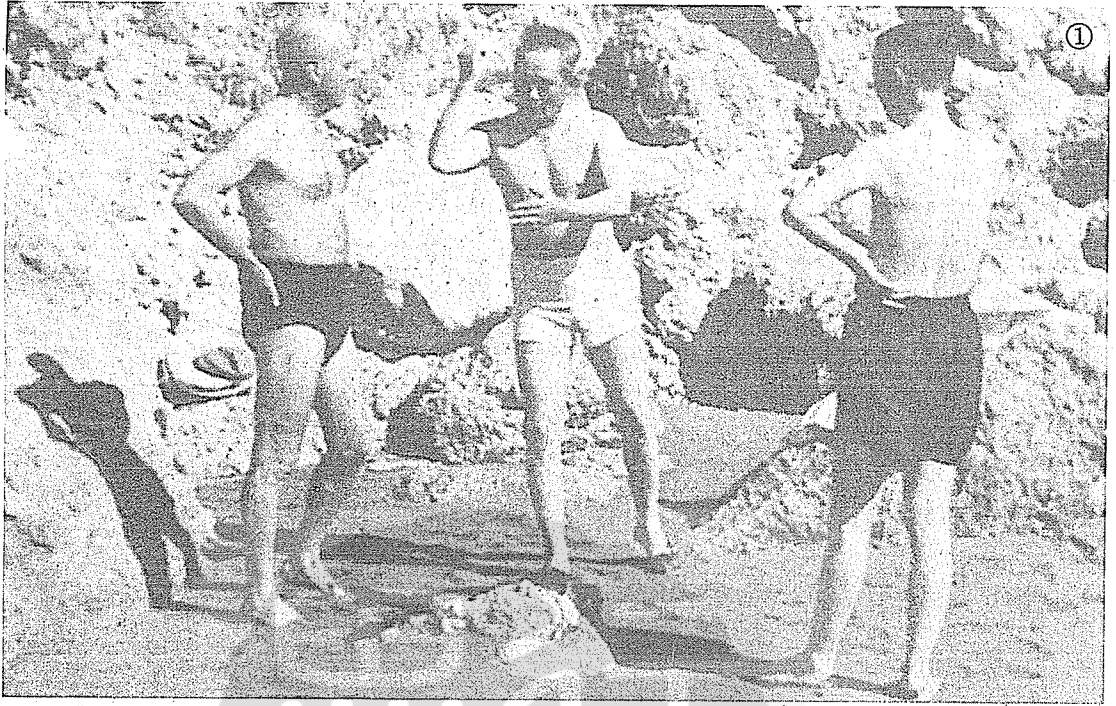
麼一塊重要的地方，可見對他的信任。他在台積極練兵，又自創第四軍訓班，培訓幹部，儼然自成體系。身為陸軍總司令，總縮兵符，權威遮天。此種情況看在黃埔系統人的眼中，是可忍孰不可忍。

抗戰時期，孫立人遠征緬甸的戰績，使他贏得國際威望；他自緬歸國後，應歐洲盟軍統帥艾森豪之邀參觀歐洲戰場，受到熱烈歡迎，當時的美軍第三軍團司令巴頓將軍，堅持親自為他駕車，以示仰慕。巴頓是歐戰著名的戰將，猶對孫立人如此，可見他聲望之隆。

蔣介石視他如子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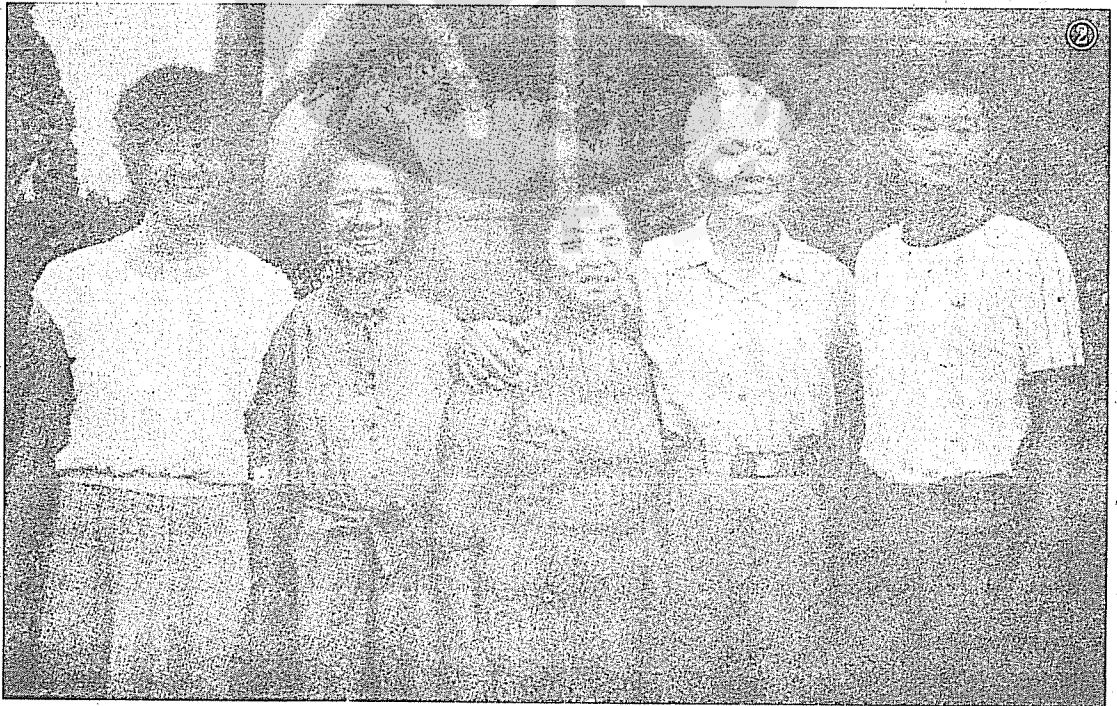
孫立人在陸軍總司令任內，與美軍駐台將領交往密切，由於他精通英語，容易和洋人溝通，蔣介石有時亦賴他作意見轉達。在此情況下，被人視為「吃裡扒外」，自所難免。

民國四十四年的「郭廷亮案」，使他一蹶不振，事後國防部的調查報告，指郭某在東北時受中共指使，來台對他策反。又指郭某夥同第四軍訓班尚留軍中的幹部，圖對蔣介石不軌。最後雖



①孫立人（中）與美軍符立德將軍（左）在海濱作日光浴。

②孫立人與家人合影，右起：次子孫天平、孫立人、孫夫人、二妹孫寧人及其長女。



肯定孫立人「不知情」，但他身為郭某長官，知人不明，被革職下台。

其實此案牽連甚廣，內中最敏感的部份是他有無「反蔣」或「驅蔣」的意圖，據梁敬錚教授引用一九四九年三月至五月美國國務院兩名高級幕僚肯楠博士(Dr. George Kennan)及莫成德(Livington T. Merchant)的祕密說帖，曾提及「

邀請孫立人將軍參加美國佔領軍的新政權」，「我們(指美國)所需要者，乃一幹練篤實之人，不必聽蔣介石指揮。」由此可見孫立人當時已被美國看中。前美國國務卿魯斯克(Dean Rusk)最近接受「時代週刊」訪問指孫立人當年曾發出秘電，表示即將發動政變驅蔣(Org)，但孫立人旋即否認，魯斯克片面之辭，不足採信。而國民黨政府監察院在「事件」後調查，也肯定孫立人「忠於國家，忠於蔣總統」。

事實上，蔣總統從未懷疑過孫立人的忠誠，據當時蔣總統的侍從秘書楚崧秋回憶，「事件」後蔣公召見孫立人，「兩人會面親切和平，就像老師對學生，長官對部屬，家長對子弟的訓誨」一樣。神態沉靜，語氣平順。蔣公對孫立人說：「我叫你不要搞政治」，蔣公說話毫無不悅指摘的神色，流露著愛護與惋惜的神情，蔣公繼續說：「軍人從事政治工作，是經過領袖判斷後挑選的，例如我是由總理挑選的，陳辭修是我挑選的，因為他適合從事政治工作，但你不適合搞政治，一搞政治就會失敗。」

孫立人靜靜的聽著，態度平和，並未辯解，完全像晚輩聽訓一樣。接著蔣公又問孫立人最近

生活狀況如何？看了什麼書？孫立人回答：「在讀史書。」

蔣公勉勵他注重身體，保持健康，利用閒暇多讀點書，俾他日再為國用。由於蔣公自己喜歡讀史，所以又勉勵他多讀東方文學書籍，特別是古聖先賢的名著著述。

由此可見蔣介石總統對孫立人一直信任，且有意使他東山再起，唯始終未見實現，必有其他阻礙的因素。如今兩位當事人都已作古，其他在世者對此守口如瓶，所謂「孫立人事件」的真相，今後恐永遠難以明白。原因是孫立人本人以領袖國家為重，願背黑鍋，拒絕翻案，其他人尋尋覓覓，畢竟都是隔靴搔癢，難探究裡。

早期獲宋子文青睞

事實上早期蔣介石對孫立人並不愛重，孫立人自美習軍事歸國，雖想投身身旅，苦無機會，僅在政大前身中央政治學校訓練部獲得一個中校軍事教官的頭銜，但他教學認真，態度謙和，示範軍事動作，完美而標準，甚獲學生好感。後來他能入伍帶兵，還是得力於政校學生之助。

孫立人首次帶兵，是受昔日財政部長宋子文的賞識，出任稅警團總團長，下轄六個步兵團都是美式配備，十分精良，奉令在江淮一帶查緝私鹽。適值北伐成功，全國統一，蔣介石元帥深恐另立武裝部隊，易釀不軌事故，乃命令駐防徐州的師長出身黃埔一期的黃杰，把稅警團改編為一個步兵師，編入國軍序列，孫立人的總團長亦被免職。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抗戰軍興，宋子文又派孫立人組訓稅警團，駐守貴州貴定一帶，當時貴定行政督察專員是政大二期畢業的徐實圃，巧逢老師孫立人，駐防在徐實圃所管轄的行政區內。時相過從，情感誠摯。民國三十一年徐實圃突接蔣介石委員長電令，指示說美國總統羅斯福新派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中將，由昆明乘汽車赴重慶，要沿途地方長官妥為接待。

史迪威的軍校學長

當史迪威抵貴定時，徐實圃設宴款待，邀孫立人作陪，史、孫晤談之下發現竟是維吉尼亞軍校騎兵隊先後期同學，孫立人更是史迪威的學長，史問孫氏何不到部隊帶兵開赴前線作戰？孫立人率直回答：「蔣介石委員長對我不信任，他所信賴的只有黃埔，保定兩系的將領，我駐守邊區只負責緝私，沒有作戰報國的機會」。史迪威聽了感覺中國的軍事人才，未能得到重用，耿耿於懷。

史迪威抵重慶後，晉見盟軍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委員長，建議訓練新軍，由美方供應裝備，並建議把孫立人的稅警團編成一個師。當時蔣委員長殊不願意，但友邦將領的第一宗建議不忍拂逆，乃勉從所請，改編成一師，孫立人任師長調往滇緬邊區對日作戰，歸史迪威指揮。

孫立人領軍入緬後，連戰皆捷，成爲一支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勁旅。仁安羌一役，震驚中外。變不可能爲可能，擊潰優勢日軍，救出被圍的英軍第一師，共七千人，榮獲英女王頒贈最高榮

譽勳章。

仁安羌一役是孫立人平生最得意的勝仗，不但以少勝多，以劣勢兵力戰勝優勢日軍，克服天然障礙，毒蟲瘴疾，救出英軍。當時英軍困守一隅，四面都是日軍，英軍指揮官史林姆將軍要求孫將軍無論如何要立即渡河攻擊日軍援救英軍，否則英軍可能瓦解。但孫將軍要求英軍再忍耐一天，並說英軍已忍了兩天，再多忍一天有何不可。史林姆不以為然，氣急敗壞的問他有無把握，孫立人將軍斬釘截鐵的說：「中國軍隊連我在內，縱使戰到最後一人，也要在明天下午六點以前把貴軍解救出來」。史林姆聽後大為感動，緊握將軍之手，算是「君子協定」，果然孫將軍是守信的人，經過慘重犧牲後，卒將英軍如期救出。此役使孫立人將軍打出名號，譽滿全球，英美盟軍視為「天人」，目為當代最傑出的將領。可惜他在剿共戰爭中，一直抑鬱不得志，無法一展長才，落得含恨而終。

治軍嚴明但不苛虐

孫立人將軍治軍嚴而不苛，與士卒共甘苦，深得人心，部屬視之如父如兄，故能掏誠效忠，團結一致，大軍所至，如銅牆鐵壁，戰力堅強無比。

孫立人治軍極嚴，早期稅警團的官兵都知道四句響亮的口號：「經濟公開、用人公開、訓練嚴格、管理嚴格」，這四句口號是他的座右銘。他在編練稅警團時，軍需官佐都由鹽務總局指派，他從不任用私人，公款也無一筆特支費。在人方面用人唯才，他部下的一個尉級參謀，可以保舉一位校級軍官，只要是人才就行。

孫立人最恨鑽營奔走之徒，他要用人唯才，別人推荐的人，如果沒有才能，即使副總司令都同意通過了，他照樣不准。他的老部下也沒佔便宜，他曾公開說：「老部下、新部下，都是我的部下。」他曾堅持要參謀大學前三名畢業的人，

國防部不准，國防部派來的，他也不要。他這個剛愎自用的心態，使他得罪不少人。

他在當師長時，有一次一批糧食、彈藥剛剛運到，一個軍械上士尚未開始擺好，被孫立人看到，拿馬鞭打那個上士，並說平時怎樣訓練你們的，東西擺得亂七八糟。其實東西剛送到，他不曉得，這時一個准尉說：「你昏了頭，你要打，打我，這事是我負責的。」一個准尉罵師長，要是換了別人，必會受罰，但是，他不然，卻調升准尉軍官當排長。

父子皆以清華為榮

民國卅八年國軍撤退來台，部隊裡有不少年僅九至十五歲的「娃娃兵」，他認為「娃娃兵」應受教育，乃與成功大學建教合作，聘教授授課，程度由小學到初中都有，編成幼年兵總隊，他兼任總隊長，人數多達一千五百人，四十二年被命令解散，孫將軍只好奉令行事，但那時他膝下猶虛，乃認領五個品學兼優的孩子，視同己出。他們是揭鈞、張海洲、朱富春、毛緒紳和林忠，目前揭鈞是博士，其他四人都學有專長。兩年前揭鈞四處奔走，為義父的冤情翻案。

民國33年孫立人率遠征軍攻下孟
胡康河谷，蓄鬚立誓：不剃鬚。

孫立人早年畢業清華大學，他在清大待過九年，視清大為家。他的子女太平、中平、安平考大學時，成績都已達到台大錄取標準，本來要填台大為第一志願。但他不准，並非他專制，而是他覺得母校辦得好，非他校能比，所以他的子女都進了清華大學，一家人出身清華，也算我國教育史上的異數。

